



明淵陶

彬雲宋

開明中學叢書之二十二

開明中學學生叢書

陶淵明
宋雲編

民國廿六年七月初版發行

實價國幣一角二分

(外埠酌加寄費)

開明中學學生選書
“明 淵 陶”

著者不作權不翻印

著者 宋雲彬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錫琛

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七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交通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馬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武昌胡林翼路 開明書店分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陶淵明像

編輯例言

- 一 本叢書專供初中學生各科課外閱讀之用，每出十二冊合做一輯。
- 二 本叢書每冊字數在三萬左右，一週內讀完一冊，分量正相適合。
- 三 本叢書依照學科的區分做若干類，現在先出「名人傳記」和「歷史記載」兩類。這是初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教材大綱」的「閱讀」項「略讀」目下所規定的教材。編撰的時候，特別注意於文辭的修整，文學趣味的富足，務使讀者在培養閱讀能力之外，更可以得到寫作能力方面的進益。而在歷史科方面，這兩類也是切要的課外讀物。
- 四 名人傳記的編撰，注意四個條件：(甲)當時的時勢，就是政治的背景；(乙)本人的家世，就是家庭生活和學校生活等社會的環境；(丙)本人

所建立的事業，包含一切創造、發明或其他事功的經歷；（丁）本人的評價，就是各方面對於這個人以及他的事業的批評。

五 歷史記載固然以事件的本身為主要部分，凡事件的原委曲折，沒有不明瞭暢達；但是對於事後的影響和「前夜」的描寫也相當的注重，這纔使脈絡分明，因果顯著。

六 本叢書為求確立系統和清楚眉目起見，每冊都酌分章節；每一章節又各加標題，揭明內容。

七 本叢書各冊大都注明取材的來源，一方面見得作者的矜慎，另一方面也可以養成讀者自動檢覽的習慣。

目次

引言	一
陶淵明傳	四
A 家世	四
B 少年時代	六
C 用世時代	八
D 隱居時代	二六
E 臨終	四三
陶淵明論	五五
附錄一 陶集讀法	七四
附錄二 參考書目	八三

引言

陶淵明生於公元四世紀的後半紀，卒於公元五世紀的上半紀。在中國那時候是一個動亂時代。

公元四世紀初，中國北部受異族侵略，司馬睿東晉元帝即位建康，公元

三一七年，保持東南半壁，史稱「東晉」。東晉建國以來，荆揚兩州，一為防守要衝，一為國都所在，都由大將領重兵駐守，遂造成荆揚兩系軍閥。這兩系軍閥常在互爭雄長。荆州系軍閥桓溫，氣勢尤盛，幾乎要取東晉而代之。桓溫死後，謝安執政，命謝玄在揚州練成一支有名的「北府兵」。灑水一戰，公元三八三年竟把苻堅的十萬大兵打個落花流水。揚州系軍閥因此擡頭，朝廷威權因此也振作了一點。不幸謝安死後，司馬道子父子當國，招權納賄，無所不為，又把朝政變得一團糟。他們還想靠名將劉牢之的聲威和北府兵的實力去討伐

荊州系軍閥桓玄，桓溫的兒子，結果劉牢之倒戈，桓玄兵入建康，公元四〇二年司馬道子父子被殺，後來北府將劉裕起兵打敗桓玄，纔結束了荆揚兩系對抗的局面。劉裕對外也打過幾次勝仗，南燕後秦都被他滅掉。可惜一心想鞏固自己政權，奪取司馬氏天下，寧把已收復的失地重被異族侵佔，趕回來做那齣「禪代」的把戲。到了公元四二〇年，劉裕受晉禪，改國號爲「宋」。拓跋魏也統一北方，成了南北兩朝對峙的局面。

陶淵明出生時距東晉建國已五十多年，死的時候距劉裕稱帝已七年。司馬氏父子當國時政治腐敗的情形，劉裕的欺人孤兒寡婦，奪取天下的把戲，他都親眼見的。

魏晉以來，道佛思想流行，發生所謂「談玄」的風氣。加以時代動亂，儒家禮法失掉它的範圍人心的作用，士大夫多流於放誕，而喊出「禮豈爲吾輩設哉」的口號。從何晏王弼以至「竹林七賢」都喜歡談說玄理，蔑視禮

法，影響所及。大家不談仁義道德，不談國家大事，只從老莊書裏去找些玄之又玄的哲理，以為談話的資料，美其名曰「清談」。何晏、王弼又提倡喫一種富於刺激性的毒藥，叫做「寒食散」，一名五石散。跟現代人喫「紅丸」「白面」一般，弄得性情乖戾，神經錯亂。而竹林七賢的拚命喝酒，更使自命「曠達」的人互相效尤，都以酒為惟一的麻醉妙劑。

魏晉間人雖然行為放蕩，然而思想卻比漢儒進步，他們打倒了兩漢以來局促於章句訓詁的「小儒」，掃除一切「五行災異」的說法，使中國思想界另闢一新的途徑。可是他們雖然把舊的「揚棄」了，新的人生觀卻一時建立不起來。「對於人生，既憚擾攘，又怕離去，懶於求生，又不樂死」晉書。只把毒藥、醇酒來麻醉一時。流弊所及，大家把身心修養這一方面而忽略了，甚至後來的一班談玄人物，滿嘴裏清靜無為，滿腔裏聲色貨利，給社會以極不良的影響。

陶淵明生當晉末，清談風氣已盛極而衰，那些末流的清談家所給與社會的壞影響，也漸漸顯著。同時一般人已過慣了亂世時代，社以思想漸歸於平靜，所以他雖一樣的喝酒，一樣的感到人生的擾攘，然而他不放蕩，不消極，另有一種高尚的人格與和平的性情，在他的文學作品裏充分表見出來。

陶淵明傳

A 家世

陶淵明字元亮，到了南朝宋改名爲潛。●潯陽柴桑●人。他的生年尙未考定。●

漢初的功臣陶舍及丞相陶青，據說都是他的遠祖。●

他的曾祖陶侃，在東晉明帝時拜征西大將軍，都督荆襄軍事，平定蘇峻

之亂，後封長沙郡公，是東晉赫赫有名的功臣。他曾在命子篇裏贊揚他曾祖的功業說：「在昔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一作選心，而近可得。」

他的祖父陶茂（？）^①做武昌太守，也會在京裏做過官。他在命子篇裏贊揚他祖父說：「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一作三臺，惠和千里。」

他父親的名字已不可考。^②他在命子篇裏贊揚他父親說：「於穆一作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冀茲愷虛。」可見他父親也曾做過官。寄跡風雲但對於名利卻很淡然的。

他的母親孟氏，是孟嘉的女兒。孟嘉曾做庾亮的從事，桓溫的參軍。「龍山落帽」的韻事，是世所熟知的。孟嘉的妻是陶侃的女兒，也就是淵明的祖母。淵明的母親是陶侃的外孫女，所以他父母是中表成親的。他在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裏贊揚他的外王父說：「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

慍之容。好酣飲，適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旁若無人。」

B 少年時代

中國人做傳記，最不注意於少年時代，往往把「少聰慧」「幼穎悟」等詞句一筆表過。替陶淵明做傳的也是這樣。宋書隱逸傳只說他「少有高趣」，蕭統替他作傳，說他「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羣，任真自得」。南史跟宋書一樣，唐人修晉書，敘述他少年時代，全襲蕭傳，只把「少有高趣」改為「少懷高尚」，「穎脫不羣」改為「穎脫不羈」而已；就是他的朋友顏延之作的陶徵士誄，也只說他「弱不好弄」，「少而貧苦」。我們生於千載之下，更何從考查他少年時代的生活狀況呢。

沒有辦法，只能從他的作品裏去找。可惜他不像現代人那樣到了四十歲就做起自傳來，所以要找他少年時代的具體事實是沒有的。然而無論什

麼人，到了中年，沒有不回想他黃金般的少年時代的。尤其是陶淵明，他生當亂世，而又「志懷高潔，不肯同流合污，當「老冉冉其將至，懼修名之不立，一回想少年時代，更不勝其「靜言孔念，中心悵而」了。他在歸園田居詩中說：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

又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中說：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

又在飲酒詩中說：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

又在擬古詩中說：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

又在雜詩中說：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

可見他少年時代意志奮發，雖然「性本愛邱山」，「委懷在琴書」，但頗有用世之意，並不甘心做隱士的。同時因為「游好在六經」，「還保持着「儒者」的身分，跟當時那些捧老莊，談玄理的人不會十分投機的。至於他的「少而貧苦」，那在有會而作中說的「弱年逢家乏」已經很明白的告訴我們了。

○ 用世時代

澗明在二十多歲時，因為「家貧親老」去做州祭酒，但不久就辭職。州府幾次請他做主簿等官，他都推辭了。

然而澗明不是有意遁世鳴高，他認為只要有適當的官職給他，不妨暫時離開田園的。因此他又做過鎮軍參軍，做過建威參軍，做過彭澤令，又似乎在桓玄那裏做過什麼官的。

澗明有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不題年月。其詩曰：

弱冠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宜會，宛轉
 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眇眇孤舟遠，緜緜歸思紆。我行豈不
 遙，登陟一作降千里餘。日倦川一作修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漸高鳥，
 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一作襟懷誰謂形迹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
 生廬。

所謂「鎮軍參軍」就是鎮軍將軍的參軍。查東晉做鎮軍將軍的，太元五年
 公元三八〇年有郗愔，晉書孝武帝紀有王蘊，晉書本傳十年公元三八五年有王苪，

晉書本傳元興三年公元四〇四年有劉裕，卒年歲推算起來，淵明似乎做的是

劉裕的參軍。然而後人以爲劉裕是一個跋扈將軍，後來篡晉朝，淵明未必
 肯做劉裕的官，因此便有種種揣測：（一）葉夢得以爲淵明實受劉裕的逼
 迫，做參軍不是他的本願。吳語陳安五年下引（二）吳仁傑以爲淵明這首詩作
 於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和劉裕作鎮軍參軍的年歲不合。（三）惲敬以爲

淵明之所以肯做劉裕的參軍，因為那時候的劉裕正舉着「勤王」的旗幟以討叛賊，想不到他後來會篡位的。（四）陶潛以爲淵明做鎮軍參軍在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那時候劉牢之以擒王恭功以「前將軍」代王恭鎮京口。淵明由潯陽到京口赴參軍任，由阿是必經之路。據晉書職官志有左右前後將軍，而左右前後軍就是鎮衛軍，所以「前將軍」也可省稱「鎮軍」。又晉書王恭傳說當時都督以「北」爲號的都不祥，所以王恭嫌惡「平北將軍」的名號，會上表辭謝。劉牢之繼王恭之後做鎮北將軍，淵明做他的僚佐，也許有意替他忘諱，所以不稱鎮北而稱鎮軍。又那年海寇孫恩猖獗，牢之奉命東征，淵明飲酒傳第九首有「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之句，可以知道淵明不但做劉牢之的參軍，且曾跟牢之東征孫恩。近人梁啓超古直替淵明編年譜，都贊同陶潛的話。而朱自清以爲淵明實在是做劉裕的參軍，無可懷疑他的理由是：（一）查宋書武帝記，元興三年，裕鎮石頭城，明年，屢請歸藩，

三月，旋鎮丹徒。淵明始作參軍而經曲阿，當是赴丹徒，細玩「歸藩」的話，劉裕在丹徒大概也設軍府的。(二)劉裕篡晉在做鎮軍將軍後十六年，淵明那裏會預料到他十六年後的事情，所以他做劉裕的參軍，本來沒有什麼失節，不必代他辯飾的。(三)劉牢之做前將軍並不在隆安三年，據晉書安帝記，劉牢之那年做的輔國將軍，下一年纔以前將軍爲鎮北將軍，而且所謂「左右前後四軍卽鎮衛衛軍」的話也是錯誤的，考晉書職官志「五校」條下有云，「後省左軍右軍前軍後軍爲鎮衛軍」是說把左右前後四軍省併爲鎮衛軍，並不是說左右前後軍都是鎮衛軍。(四)飲酒傳中所說的「東海隅」據劉履選詩補注五說，「東海卽曲河，其地在宋爲南東海郡」更不必附會到劉牢之東征的事情上去。詳見謝淵明年譜中之問題

爲這「鎮軍參軍」的問題，諸家一直聚訟到現在，其實還是無法解決的。因爲(一)如果淵明爲劉裕參軍，那麼，劉裕爲鎮軍將軍在元興三年甲辰，

那年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而淵明又有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一首，似乎淵明上年在丹徒做劉裕的參軍，下年三月又在江陵做建威參軍了。我們再讀那首「爲建威參軍使都」詩：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鷗矯雲翮。春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伊余何爲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田園日夢想，安得久離折。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柏。

可見他久不到建康了。如果上年做劉裕的參軍，下年做劉敬宣的參軍，那麼，他在這兩年中間常常經過建康，何以說「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呢？（二）所謂「鎮軍」，決不是「鎮衛軍」或「鎮北將軍」的簡稱。晉書簡文帝本記：「太元六年十一月，會稽人檀元之反，自號安東將軍，鎮軍參軍謝錫之討平之。」這裏的所謂鎮軍參軍是鎮軍將軍王蘊的參軍，由此可知鎮軍參軍即鎮軍將軍參軍的簡稱，決不能加以曲解。然而劉牢之，確乎沒有做過鎮軍將

軍，說淵明做劉牢之的參軍，證據終嫌不夠。(二)淵明詩題「始作鎮軍參軍」，「始作」兩字無論作「始仕」解或作「始就軍職」解，總之他是開始離開潯陽經由阿而至京口就職（假定鎮軍幕府在京口的話），說是他做劉裕的參軍，那麼，他在元興三四年以前應該不會離開過潯陽。然而他集子裏有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庚子是隆安四年（公元四〇〇年），距元興三年凡四年，可見他決不是到了元興三年間纔離開潯陽出外就軍職的。

除了鎮軍參軍這一問題外，還有一個問題要解決的，就是那首題爲「赴假還江陵」的詩。按陶集有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一首，其詩曰：

閒居三十歲，遂一作還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一作世情。如

何捨此去，遙遙至西荆。一作南荆叩枹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

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闕，晶晶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尙孤征。高
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一作廬不爲好爵榮。一作榮養真
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這首詩也爲歷來學者所聚訟：（一）葉夢得以爲荊州刺史自隆安三年公
元三九九年桓玄襲殺殷仲堪，卽代其任，一直到元興元年公元四〇二年纔離江
陵，淵明的赴假還江陵在隆安五年辛丑，公元四〇一年，疑淵明被桓玄強迫做
官。（二）王質栗里年譜據庚子歲從都還及遊斜川二詩，說淵明留潯陽一
年，當是告假在鄉，是年纔往江陵就職。（三）吳譜說那時候淵明居京師，不
應在桓玄那裏做官。（四）陶澍以爲赴假卽假歸之意，淵明一定因事使江
陵，路出潯陽，事畢便這請假省親，所謂「赴假」卽「赴假還江陵」的簡
稱，甚至疑爲奉詔赴江陵止桓玄入都。（五）古直從陶說而解「赴假」爲
「急假」。（六）梁啓超以爲當時淵明或僑居江陵，其實所謂「赴假」卽

銷假赴官之意，世說自新篇「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就是說陸機銷假赴洛陽任詩中所說「投冠旋奮墟，不爲好爵榮，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正以一官拘身爲苦。從年代上及詩意上看來，淵明曾在桓玄那裏做過官，是沒有疑義的。那時候桓玄反跡未露，在他那裏做官算不得什麼失節，我們正不必替淵明諱飾。

我們認定了隆安五年辛丑，淵明在桓玄那裏做官，那麼，我們可以作如下的假定：淵明在庚子年（或庚子以前）會因事入都，又從都回潯陽，不久就受桓玄的徵辟，請假在潯陽，到辛丑（公元四〇一年）七月又銷假赴任。至於他在桓玄那裏做了幾年官，做的是什麼官職，都無法考查了。

義熙元年乙巳（公元四〇五年）淵明在潯陽做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會奉命入都。是年八月，補彭澤令。

彭澤有三百畝公田，公田的收穫，除了政務費辦公費，都是縣令的官俸。

淵明到任後，分付把三百畝都種秫，^①以便釀酒。他說：「我能夠常常喝酒，已經心滿意足了。」但他的妻的意見，以為應該種些秬，^②他就分付二百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秬。他希望能夠豐收，就可丟了這個官職，拿些秫和秬回家去，那麼，酒也有了，米也有了，止少可以過一年半載的優遊生活。可是不如意的事情來了：那年冬天，郡裏派督郵^③赴各縣視察。督郵到了彭澤，縣公署裏的空氣突然緊張起來。屬吏們請淵明束了帶出去接見，並且告訴他，來的那位督郵很年青，說的一口潯陽土話。淵明聽了，老大不高興，他沈吟了一回，終於不肯把帶子束上。他很鎮靜地把文書檢點一過，捧着那顆縣印，很鄭重地交給一個屬吏，慨歎地說：「算了吧，我不能為五斗米彎着腰見鄉里小兒！」他就教隨從收拾行裝，動身回潯陽去。

淵明這次丟官回鄉，寫了一篇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

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一作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一作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眴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扶老，杖也。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遠，一作遠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名木下有兮字，此從文選。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

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歸去來辭前面還有一篇小序：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餅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爲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一作調故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歎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常斂衽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命篇曰「歸去來」，序乙巳歲十一月也。

這篇序他把求官及去職的經過情形，很坦白地寫了出來，並且注明年月。可憐他仲秋就職，仲冬去官，不但糯米酒沒有釀成功，粳米飯也不及嘗新至於

序中不曾明言不肯爲五斗米折腰，而託言爲奔妹喪去職，這正是詩人溫厚之旨。否則他在歸去來辭中何以但說歸家之樂，沒有一句說到他妹妹的死？所謂「遠已交病，」，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一不是意在言外了嗎？唐朝的王維說他不肯在督郵面前忍辱，輕輕把縣官丟掉，後來窮到沒法，甚至向人家乞食，一樣的受辱，反不如束帶去見督郵，倒可以很安逸的喫着公家俸祿。

①② 王維在中國文藝史上也是一個有名的人物，甚至於有人說他的詩和淵明有點相像，然而在人格上，這兩個人是相去天淵的，你看他這句話說得多麼卑鄙勢利！

淵明在外做官，止少有七八年。他有還舊居詩一首，不題年月。其詩曰：

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今日始復來，側愴多所悲。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步步尋往迹，有處特一作時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一作追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一作發撥一作發置

且莫一作且暮念，一觴聊可揮。

詩裏的「上京」二字，又爲諸家所聚訟：（一）王吳兩譜均以爲淵明初就軍職在庚子，公元四〇〇年，此詩當作於乙巳年，公元四〇五年。淵明家居京師六

年，到乙巳纔回歸潯陽舊居。然而家居京師之說，與庚子從都還及辛丑七月赴假還江陵諸詩，均相矛盾。王實以爲從都還當是銜命從京都上江陵。父在柴桑，所以詩中有「一欣侍溫顏，久遊戀所生」之句。吳仁傑以爲這次的從都還，正是到潯陽去把家眷搬來京師。又淵明有癸卯始春懷古田舍詩，「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爲隴畝民」等句；又有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弟敬遠一首，有「寢迹衡門下，逸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荆扉晝常閉」等句，都不像是「家居京師」時的作品。王實以爲那時候淵明遭父喪，丁憂在京，思念故鄉，故有懷古田舍之作。至於與弟詩說「寢迹衡門下，逸與世相絕」，淵明在都亦當是處野。（二）陶謝對於王吳之說都不贊同。他以爲

根本錯誤在把「上京」作「京師」解，不知上京乃山名，是淵明的舊居所在。說詳後（三）梁啓超以為如上京在廬山和柴桑相距咫尺，何以要六年不還舊居？他以為「上京」係「上荆」之誤，並引陶澍集注引毛氏綠君亭本「一作上荆」為證。他說，荆州在長江上游，故稱「上荆」。淵明有赴假還江陵詩，又在祭妹文，文見下節，中有「昔任江陵」的話，江陵是荆州府治，因此，他斷定移家江陵者六年。然而跟着又有問題：淵明做劉牢之的參軍，何以要移家江陵？這個問題梁氏不能解決，只好說「吾亦不復費精力以搜討資料矣。」

（四）古直以為淵明生長栗里，後遷廬山的上京，又移居南村。移居南村事詳下

並移居南村之年，他考定在義熙六年庚戌，公元四〇五年。上溯到元興三年甲

辰，剛滿六年，就是淵明遷居上京之年。還僭居詩據他考定當作於永初三年

壬戌，公元四二二年前後。① 淵明住上京的六年中間，時時往還於栗里，上京

之間，遷居南村後就不常到栗里去，差不多隔了十年纔復來，頓覺人民城郭，

一時皆非，所以愴然而悲。

諸家中只有古直的話最爲「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而認「上京」爲廬山地名，我總覺得太牽強了。淵明有答龐參軍一首，序云：「龐爲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見贈。」詩中有「大藩有命，作使上京」之句。這「上京」就是序中所說的「上都」，何以「疇昔家上京」的「上京」就變了廬山的地名了呢？其次，中國名勝地方的所謂「古蹟」最不可靠。近人顧頡剛跋趙貞信河南葉縣之長沮桀溺古蹟辨，見禹貢第五卷第七期他引證了許多可笑的附會的「古蹟」，並且說：「我敢借此提出一個口號，凡是古蹟都是靠不住的——這當然是充類至盡的話，有些過火，但是憑我的良心說，靠不住的古蹟總要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這是我敢堅持的一點意見。」我們再回頭來看廬山所謂「淵明古蹟」的「上京」罷。陶澍靖節先生年譜考異「義熙元年」下案語說：

李公煥還舊居詩注引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上京，有淵明舊居。」又名勝志，南康城西七里爲玉京山，亦名上京，有淵明舊居。其詩曰：「疇昔家上京，卽此……又朱子語錄：「廬山有淵明古跡，曰上原，淵明集作京，今土人作荆。江中有一盤石，石上有痕，云淵明醉臥其上，名淵明醉石。」又朱子在南康與崔嘉彥書云：「前日出山，在上京坡遇雨，巾履沾濕。」又吳師道禮部詩話：「上京在栗里原，去郡一舍。」據諸說，則上京之爲山，山有先生舊居，鑿然無疑。惟答龐參軍詩「作使上京」是京師耳。

其實陶氏所認爲「鑿然無疑者」一經推究，則可疑之點甚多：（一）名勝志明言上京本名玉京山，可知「上京」這名稱是後人因陶詩有「疇昔家上京」之句而附會上去的。（二）朱熹所說的「上京」本名上原，朱熹以爲「京」「原」兩字古常通用，「如九京」又作「九原」是使說陶集裏的「上京」卽

廬山的上原，已很牽強；而又說「今土人作荆」，正與毛氏綠君亭本將「上京」改「上荆」相同，附會之跡很顯然的。(二)朱熹與崔嘉彥書說「在上京坡遇雨」，「上京」之下又加上一「坡」字，使我們知道這裏本是上玉京山的山坡，所以稱上京坡，和淵明詩的「疇昔家上京」的「上京」毫不相涉。(四)誠如吳帥道說上京在栗里原那麼，上京栗里本是一處地方，古直的「少長栗里，遷居上京」之說，已不攻自破。總之，廬山的所謂「上京」古跡，我們只能和河南湯陰的姜里城，江西南昌東湖上的澹臺滅明臺，浙江嚴州臨江山頂上的嚴子陵釣臺等量齊觀；它的可信的程度，只等於那塊所謂「淵明醉石」的江中盤石。我們斷不能拿後人偽造的古跡來曲解陶淵明的詩句。因此，我敢肯定地說，「上京」只應作京師解。淵明家在柴桑，旅居京師，所謂「自都還」所謂「使都」都是他旅居京師的明證。拿現代法律名詞來解釋，柴桑是他的「住所」，京師是他的「居所」。淵明所做的官是參軍之類，當時

軍閥權勢很盛，中央要辦什麼事情，大都要求得他們的同意，他們也有派遺代表住在京裏的必要，而參軍正有資格做他的主將的駐京代表。淵明曾做桓玄的官，又做劉牢之或劉裕的參軍（？）又做劉敬瑛的參軍六年中間，常常奉命來京師，或竟做了他們駐京代表，也是情理之常。他所說的「家上京」本是說「居京師」並不是說「移家京師」。「家」「居」兩字古通用。（如漢書司馬相如傳「家徒四壁立」，文選左思詠史詩李注引作「居徒四壁立」，又後漢書文苑編衡傳「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皇居」就是「皇家」。）淵明因為過去六年中，在京師的時候居多，所以雖然往來京口江陵等地，甚至於有時趁便回家省親，但只概括地說「時昔居上京」而且他接着又說明在這六年中間，雖居京師的時候多，但有時也到別處去的：這便是所謂「六載去還歸」也。在這六年中間，他雖有時匆匆返故鄉一轉，但住不上幾天就走了。到了他作還舊居詩的時候，已經是「鳥倦飛而知還」，決

定要過隱士生涯了，纔有功夫來「履歷周故居，二步步尋往迹」，卻因此引起今昔之感，而「惻愴多所悲」了。

D 隱居時代

江西九江縣西南約九十里有一座柴桑山，與廬山相接，裏面有村落叫做柴桑里，淵明的故居就在那裏。低低的幾間平屋，宅邊種着五株垂柳。到了春天，籬邊的幾叢黃菊，枝葉都枯萎了，只留着它們的宿根在泥裏；而那垂柳卻正在努力抽發它的新條。淵明愛菊花，也愛那宅邊的五株垂柳。他替自己起個別號，叫做五柳先生。又做了一篇五柳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一本無其字，姓字，宅邊有五柳樹，一本無

樹字，因以爲號焉。閒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

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一作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

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箠屨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

黔婁一有之妻二字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一本作味其言，一本作極其言。 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與葛天氏之民與？

這位五柳先生自從彭澤歸來以後，決心不再出山。他的元配早已死了，繼妻翟氏和他志同道合，「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南史本傳同過着勤苦的生活。她雖然有五個兒子，但似乎都不能滿足他的願望。他有責子詩云：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終不好紙筆。阿舒名已二八，

二生作十六懶惰一作放故一作固無匹。阿宣名後，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

名段端名快，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名俊，子垂九齡，但念一作寬梨與

粟。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義熙三年丁未，公元四〇七年。淵明棄官回家屈指已三年，距他妹妹死的

剛二周年，他有祭程氏妹文：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酬之：

嗚呼哀哉！寒往暑來，日月寢疏。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肴觴虛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嗟我與爾，特百。一作迨，非

常情。慈妣早世，○○時尚孺嬰，我年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髻相成。咨爾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儆。我聞爲善，慶自己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雲一作雪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尋念平昔，觸一作觸，非

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
 藐藐孤女，曷依曷恃？一作孤魂誰主誰祀？一作誰祀奈何程妹，于此永已！
 死如有知，相見蒿里。①② 嗚呼哀哉！

義熙四年 公元四〇八年 戊申，淵明的舊宅遭火災，有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一首 ①②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一作生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
 宇，舫舟薩門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果菜一作藥始復生，驚鳥尚
 未還。中宵竚遙念，一盼周九天。總髮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形迹憑化往，
 靈府長獨閒。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仰想東戶時，③④ 餘糧宿中田，
 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灌我園。一作西園

房屋燒光了，暫把小船當屋住，然而他滿不在乎，還在那兒看「亭亭將圓」
 的月亮，胸懷何等開拓。他遭了這樣不可抗的天災，一點不怨望，不消極，卻打

起精神去澆園裏的蔬菜，精神何等旺盛。

淵明遭火災後，移居南村。他早想移居南村的，因為許多朋友都住在那裏。這次遭了火災，雖然是他的不幸，但正可惜此機會搬到他久已想搬去的地方。他的新居也不見得寬大，只夠鋪幾條席子，按幾張坐榻。然而他因為有要好的朋友做鄰居，論文賦詩，頗不寂寞。有移居二首，寫他移居後朋友往還之樂：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一作茲願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抗一作話言談往昔。奇文共一作互欣賞，疑義相與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務農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一作拂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爲忽去茲。衣食當須紀，一作戮力耕不吾一作吾不欺。

淵明移居南村之第三年，魏野七年，公元四一一年他的鄰居而且是朋友的
 殷景仁，名纖，以字行因受太尉劉裕^①^②辟，移家東下，淵明作詩相贈，題爲與
 殷晉安別：

遊好非久一作少長，一遇盡一作定殷勤。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爲親。去
 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負杖肆游從，淹留忘青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
 乖兮。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一作歸東雲。山
 川千里外，言笑難爲因。良才一作才華不隱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
 便，念來存故人。

這首詩頗帶一點諷刺。他說，我移居南村（即南里）和你做了短時間的鄰
 居，朝夕過從，非常高興，而言談之間，我就覺到我們的旨趣不同，遲早要分
 離的，但想不到竟這樣快。像你這樣的良才，當然不甘做隱士，宜乎江湖之上
 只剩我輩貧賤之士了。將來你有便經過這裏，希望你來望望老朋友。

澗明沒有親兄弟。有二從弟，一名仲德，一名敬遠（？）^{①②}均早死。那年八月有祭從弟敬遠文，文辭較祭妹文更悽惻動人：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寧后土。感平生之遊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愔愔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

嗚呼哀哉！於鑿吾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已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懸溜，曖曖荒林。晨採上藥，夕聞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從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伊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③④}相及齟齬，^{⑤⑥}並罹偏啓。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彼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緇葛，夏渴飄簟。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

忽忘飢寒。余嘗學任，纏緜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歛策歸來，爾知我
意，常願攜手，寘被衆議。諸本作意，非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
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
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
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陟載。嗚嗚遺稚，未能正言。哀哀整人，禮儀
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茲近情。蒼
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旒翩翩，執笻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先是慧遠於晉安帝元興元年（公元四〇二年）七月初一，合僧俗百二十
三人結白蓮社於廬山。同年七月二十八日，劉遺民（程之）作誓文，慧遠是
道安的門徒，是中國佛教淨土宗的祖師。劉遺民和同社尚續之都是潯陽人，
與陶淵明號「潯陽三隱」。淵明常往來廬山，慧遠寫信招他，他說：「遠沙師
如果許我喝酒，我就來。」慧遠允許了他。然而他見了慧遠，終覺得儒佛之間

像有一堵牆壁隔着，便皺着眉頭告辭了。後來他仍和慧遠往還。據說，慧遠住在東林寺，他送客照例不過虎溪的，一天，他和淵明及道士陸靜修閒步談笑，不知不覺地走過了虎溪，忽然聽得老虎叫，三人大笑而別，後人就在那地方建一「三笑亭」，傳爲佳話云。但他終於沒有加入白蓮社。劉遺民死於義熙六年公元四一〇年（？），而周續之仍時和淵明往來。義熙十二年，檀詔做江州刺史，請續之出山，與學士祖企、謝景夷等於城北講禮記，淵明頗不以續之的瀕居城市爲然，有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一首：一本作示周祖謝

負病頽簷下，終日無一欣。一作終無一處欣藥石有時間，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一作無，又作所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爲鄰。願言誨諸子，從我穎水濱。

義熙十三年，公元四一七年太尉劉裕北伐，滅後秦。中原淪陷已逾百年，淵

明目觀北方失地的收復，非常興奮。他的朋友羊松齡奉命北上，賀劉裕平洛，他想跟羊松齡去看看久受異族統治的關洛的情形，但因為身體多病，未能遠行。有贈羊長史一首：

愚生三季後，三代之末慨然念黃虞。黃帝虞舜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

賈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

逝語助詞，無義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竊不一一作弗獲俱路若經商山，

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 ○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採，深谷久一作

又應無。驕馬無貫患，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人乖運見疎。一作唯

又作數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義熙十四年，公元四一七年朝廷徵淵明做著作佐郎，不就。是年王弘做江

州刺史，他久聞淵明大名，很想和淵明往來，然而他知道邀請淵明到府裏來

是不可能的，於是他想了一個方法：打聽淵明那一天要到廬山去，便叫淵明

的朋友龐通之帶了酒着在栗里地方等着。栗里是淵明從家裏到廬山去的半路。那時淵明正生濕氣病，不能走動，叫一個門生^①兩個兒子捧着一肩盤與到廬山，半路碰到龐通之，很高興，停下來喝酒談笑，王弘也來了。龐通之替他們介紹一下，從此便成相識。王弘做江州刺史七年，這七年中常和淵明往來。有一次正值重九節，淵明最愛「重九」的名稱，所以他逢到這個令節，一定要多喝幾杯酒，可是這一回卻無酒可喝，沒奈何只好在種滿菊花的東籬邊閒坐着，採了兩手把菊花，望着南山出神，事有湊巧，剛好王弘送酒來，他十分高興，就在籬邊暢飲，直到酩酊大醉。有一次，他家裏釀的酒熟了，王弘來訪他，他很高興地拉住王弘喝酒，匆忙中找不着盪酒的器具，就把頭上的葛巾脫下來澆酒，洒好了依舊戴上。^②他窮得連鞋子都不穿，王弘的從人脫下自己的鞋子來給他穿，王弘分付左右替淵明做一雙新鞋子，左右要量他的腳寸，他在稠人廣衆中毫不慚愧地伸出那雙泥腳，讓他們量長短。^③淵

明當時並不想和達官貴人往來，然而像王弘那樣謙恭下士，他也不好意思堅決拒絕。

劉裕於義熙十四年冬，命王韶之繼殺晉安帝，立司馬德文，是爲晉恭帝。明年，改元元熙。又明年六月，晉恭帝禪位於劉裕，改國號爲宋，改年號爲永初。永初二年夏，劉裕用毒藥殺司馬德文。淵明有述酒一篇，據後人推測，是哀司馬德文而作的。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素礪晶。宋本作礪
 修塔南嶽無餘雲。豫章抗高門，垂華固靈墳。一作墳流淚抱中歎，傾耳
 聽司晨。神州獻嘉粟，凶靈一作靈一作零，按西靈當作四靈爲我馴。諸梁董師
 旅，非勝喪其身。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勤。卜生善斯牧，安樂不爲君。平
 王，一作生。去舊京，峽中納遺薰。雙陵甫云育，三趾顯奇文。王子憂清吹，
 日中翔河汾。朱公練九齒，閒居離世紛。峨峨西嶺，一作西嶺內，偃息常

可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

這首詩實在不易瞭解，宋朝的黃庭堅也看不懂，便說：「似是讀異書所作，多不可解。」但據後人的推考，以為「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是說晉室南渡之初，還有許多振作有為的臣子，如鳴鳳朝陽一般。「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是說晉室南渡，國雖未亡，而勢力已經分散了。「素磧烏修渚，南嶽無餘雲」是說東晉氣數的衰謝。「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豫章指劉裕（裕曾封豫章郡公），高門，天子之門，●●舜名重華，借以比讓國的晉恭帝，說劉裕做了皇帝，恭帝只剩一個靈墳。「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農」是說他自己眼看世界大變，只有流淚嘆息，夜裏常常失眠。「神州獻嘉粟，四靈爲我馴」是指劉裕偽造種種祥瑞，以爲受禪根據，例如義熙十四年，羣縣人獻嘉禾，又恭帝禪位詔有「四靈效瑞」等都是「諸梁黃師旅，非勝喪其身」是借葉公殺白公勝●●事比喻劉裕的誅翦晉宗室之有才望者。「山陽歸下國，成

名猶不勤」是拿漢末的山陽公即漢獻帝來比晉恭帝。「卜生善斯牧，安樂不爲君」這二句注家無適當的解釋，然「安樂」二字似乎是說晉恭帝禪位以後，降爲零陵王，好像「安樂公」一樣。「平王去舊京，峽中納雙薰。雙陵甫云育，三趾顯奇文。」這四句很難解釋。「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練九齒，閒居離世紛。」這四句似乎借「王子」兩字隱「晉」字，「朱公」兩字隱「陶」字。意思是說晉朝已亡，姓陶的只能隱居避世了。「蛾蛾西嶺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所倫。」西嶺似乎是指恭帝所葬之地，說恭帝偃息邱山，天容自固，豈可與尋常的壽夭並論。這此解釋，究竟有幾分對，現在且不去管他，總之這首詩是在恭帝遇害以後所作，那是毫無疑義的。

從宋移晉祚以來，淵明所作的詩文裏，都不用劉宋年號。而滄桑之感，在他的詩裏隨處可以看到。如雜詩讀山海經等都是詩不諱，可看陶集及諸家

注。甚至如乞食一首，也有人說他含有故國舊君之思。其詩曰：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

豈虛來。一作副虛期，又作豐虛期。談諧一作諧諧。終日夕，鷓鴣至。一作舉。輒傾

杯；情欣新知歡，一作勸言詠。一作興言。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

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這首詩語意明顯，說他窮得沒有飯喫，跑到一家人家去敲門，那主人懂得他的來意，便留他喝了一天酒，談得高興，居然還賦起詩來，他很感激這主人，自愧沒有韓信那樣的才能，恐不能報漂母一飯之恩，只好放在心裏，圖報於來生了。然而淵明是否真的窮到這種地步，一飯之恩何至以要說到來生圖報，因此有人說這首詩著眼在「愧非韓才」一語，隱隱說自己不能像韓信那樣輔漢滅項，只能不事二姓，以隱逸終其天年。這番解釋，不知是否淵明作乞食詩時的本意，我們既無法起淵明於地下而問之，只好在這裏聊備一說，請

讀者自己去判斷。

劉宋少帝景平元年，公元四二三年，顏延之做始安郡太守，經過潯陽，便先去訪淵明。淵明和延之從前曾經做過鄰居，早晚相見，交情很好，這次久別重逢，當然要大醉一場了。那時候王弘還在做江州刺史，他知道顏延之的到來，備了酒席請他，可是找了一天沒有找到，原來他在老朋友家裏喝醉了。延之臨走，留二萬錢給淵明，淵明並不推辭，就把這二萬錢送存酒家，以便隨時向那酒家取酒。

文帝元嘉二年，公元四二八年，淵明五十四歲，是年作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遊（請本或無遊字）鄧治中一首，歷敘平生艱苦，辭意很蕭索。其詩曰：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僂俛六九年。六九五十四，一本作五十，似非是。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①②炎火屢焚如，③④螟蟻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蠶鳴，及

晨願鳥邊。在己何怨天，唯憂在目前。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慷慨一
作慨然獨 悲歌，鍾山信爲賢。

明年檀道濟來做江州刺史。道濟是前朝舊臣，同時是新朝元勳。他久慕淵明，便親自到淵明家裏去拜訪。那時候淵明貧病交迫，睡在牀上不能起來，道濟見了這種景況，心裏很難過，便說：「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仕，你生在文明之世，何以要自苦到這樣地步？」淵明笑道：「我那裏敢望和賢者相比，我的才能志向都不可及。」道濟送他梁肉，他揮着手道：「去去！」弄得這位新刺史幾乎下不落臺，只好無精打彩地走了。

E 臨終

淵明的病一直沒有轉機，身體漸漸衰弱，到了元嘉四年（公元四二七年）的秋天，愈加覺得不能支持了。他自己曉得大命將盡，然而他不喫藥，不禱告，任

其自然。他寫了一張遺囑給兒子們，題爲與子儼等疏。其文曰：

告儼俟份佚修

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聖賢，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吾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外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 當作孺仲，漢王霸字孺仲也。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

但恨鄰牒二仲，室無萊婦。①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獻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過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疏，緇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當依宋 當依宋。

作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汝等雖不請本作非，此

從書 同生，當知「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

舉，班荆道舊，遂能因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尙爾，況同父之人哉！穎川

韓元長，韓崇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

汜稚春，汜毓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尙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淵明又做了三首挽歌詩，一篇自祭文，挽歌詩云：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一一作作鬼錄。魂氣一作

飄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

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在昔無酒飲，今但一作且滿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一作復能嘗。殺

案盈我前，親朋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

草鄉。一本有荒草無人眼，極說正茫茫二句，極又作直。一朝出門去，歸來良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一作來遠郊四而無人

居，高墳正嶮嶮。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一作鳥爲動哀鳴，林爲行風吼。幽

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可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

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自祭文云：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九月也天寒夜長，風氣一作涼風蕭索，鴻雁于征，

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于本宅。故人懷其相悲，同祖行於

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_口冥，聆音愈漠。

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

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歎谷汲，行歌負薪。鬻鬻柴門，事我宵晨。春秋

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臚，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

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懽彼無成，惕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龍非己榮，涅豈我緇。捭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時能罔咎。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遯。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愈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廓今已滅，慨焉已還。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淵明就在這「嚴霜九月中」很安然地死去。他的朋友們上他一個謚號，稱爲靖節先生。

(註) ●淵明名字，亦爲諸家所聚訟。一名潛字元亮，宋書南史本傳及薄社高賢傳皆主是說。二、名淵明字元亮，昭明太子陶淵明傳主是說。三、名潛字元亮，晉書本傳主是說。四、潛字淵明，前所行，淵明字元亮後所更，蓋以自別於晉宋之間，吳仁傑陶靖節先生年譜（以下簡稱吳譜）引樂府得說（近人朱自清曰：「此說不得於現存樂府得說書中」）五、名淵明字

元亮一名潛，吳公武郡齋讀書志主是說。六名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吳譜主是說。七、義熙中名淵明字元亮，元嘉中名潛字淵明，明熊人霖主是說。八名淵明字元亮，小名潛，梁啓超主是說。九名潛字元亮，小名淵明，古直陶靖節年譜引羅謙雲說。此外因避唐李淵諱，或改淵明爲深明，或改淵明爲泉明（李白詩：酣歌一夜送泉明）。近人朱自清曰：「吳譜謂集載孟府君傳及晉義熙三年祭程氏妹文皆自名淵明，惟蕭傳及晉書南史載其對禮道濟之言，則自稱曰潛，因主人宋更名之說。按顏師古『有晉徵士陶淵明』，據義熙末徵著作佐郎，故書晉書故名。義熙末去永初僅二三年，時猶用淵明，即入宋更名，當可信也。」

◎紫陽山在江西九江縣西南九十里。

◎宋書本傳云：淵明卒於元嘉四年（公元四二七年），年六十三。依此追溯，淵明應生於晉安帝興寧三年（公元二六五年）。然師延之陶徵士誄，但謂元嘉四年卒，春秋若干，並無年六十三之說。昭明太子所作陶淵明傳及南史晉書陶傳，皆襲宋書，並無實據。張績據辛丑游斜川詩「開歲倏五十」，謂「若以此詩爲正，則淵明生於壬子歲」（公元三五三），得年七十六。然「辛丑」一作「辛酉」，「開歲倏五十」一作「開歲倏五日」，自未能據以爲正也。自後梁晉趙古直先後作陶淵明年譜，梁謂淵明得年五十六，古謂淵明得年五十二，各主一說，聚訟紛紜，終皆無堅強不可破之論證。陶氏生年，祇能存疑已。

③澗明命子篇云：「悠悠我祖，爰自陶唐……天集有漢，登余應侯。於赫應侯，運當攀龍……齊寧丞相，允迪前蹤。」應侯指陶會，以左司馬從漢高祖破代，封開封侯者也。丞相指陶青，以漢景帝二年爲丞相也。按六朝重門閥，異代同姓之有勳業名望者，每攀援及之。澗明高士，亦未能免俗耶？

④澗明爲陶侃曾孫。命子篇殆無疑義，然陶侃子十七人，九人皆見晉書，得附列傳，而謂其餘不顯。澗明之祖茂，卽陶侃之子，且官至武昌太守，理應同列附傳，然考晉書附傳九人中並無茂名。若茂在十七人之內，而在九人之外，則晉書不得云九人而外不顯。因此，有人疑茂非陶侃子，而澗明亦非陶侃曾孫。甚至有人以茂名不見陶侃傳，恐人不見重，故改茂爲岱者。近人朱自清曰：「按曾祖之說，始見於宋書本傳，祖茂，張載、晉書本傳，茂非無，岱，宋不應不記，疑沈約所據命子詩次第，初未見諸。按晉書見茂名，而侃傳諸子中復不列之，茂位既非不顯，理不應疑作侃傳者與作澗明傳者所據不同，遂致疑岱，晉書本傳成於衆人之手，小小疑端，自難免也。」

⑤澗明父名簡無考。李公煥引陶茂歸家譜云：「父名池，安城太守，生五子。」不足據。

⑥宋書本傳云：「澗少有高趣……魏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吳詩檢飲酒詩「投來去學仕」是時向年立，澗州祭酒當二十九歲時。

陶淵明其說，并引同詩「亭亭復一紀」語爲證，謂癸巳（三九三）至乙巳（四〇五）適爲一紀，蓋以詩爲乙巳作。按：飲酒詩又有「行行向不惑」之句，是淵明作此詩尚未逾四十歲。若從吳譜，則乙巳淵明已四十一歲，殊未能自圓其說。大約淵明爲州祭酒當已二十餘歲，然不能確指爲二十九也。

⑤ 糧之黏者，可以釀酒。又糯米亦謂之糧。

⑥ 糧之不黏而晚熟者，俗稱「糯米」。

⑦ 督郵，官名，專司督察縣官。

⑧ 長吏，令長也，卽縣官。

⑨ 按指爲建威參軍使都事。

⑩ 彼時刺史得自采許所部縣令而任命之。

⑪ 陶淵明一家叔嘗即孟府君傳之叔父太常慶也。

⑫ 陶淵集注引張子烈曰：「干維與隗居，士書云：近有陶潛，不肯屈體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贊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足屢乞而多慚也。當時一見督郵，則安食公田數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不難其後之累也。」按唐人功名利祿觀念特重，自縱假轡輪袍近身，而終污嶽山之僞命，綱川別墅固不能與紫桑五柳宅媲美矣。

①古氏謂：「選舊詩云：『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禮記曰：『五十始衰。』論語：『及其老也，血氣已衰。』邢疏：『老謂五十以上。』詩曰：『不及衰。』則作于此年前後可知也。」按古氏推定是年淵明四十七歲，然而所謂「氣力不及衰」者，只是一句極尋常的話，作詩者未必先有什麼「五十始衰」等等觀念，然後下筆的。

②梁啓超曰：「楚詩 楚辭 示觀 薄郭 治中云：『別冠 逐世 阻 始 宅 喪 其 偏。』湯注云：『其年二十喪偶，繼娶程氏。』先生甫結婚而喪偶，當是事實。其年當在二十左右也。王譜 解 突 偏 爲 失 妾，非 也。顏諫 明 云：『居 無 僕 妾。』吳諫 謂 三十 喪 偶，亦 杜 撰。』古氏則據禮：『三十曰壯有室。』謂 淵 則 三十 歲 喪 妻。此問題顧 讓 家 鑿 說 不 決，今 姑 存 疑。

③古氏曰：「梁譜曰：『庚子年詩有欣侍溫顏語，乙巳賦歸去來辭，僅言孺子候門，以後詩中亦不復見言侍養事，則先生丁艱，必當在此數年中（按謂在隆安五年左右）。然則何年耶？案 祭 程 氏 妹 文 云：『昔在江陵，重 罹 天 罰。』顏 天 罰 者，對 上 文 慈 妣 早 世 言，若 妣 爲 考 之 讖，則 此 文 所 述 爲 喪 母 也。』江陵 其 地 也，冬 月 其 時 也。蓋七月赴假遊 江 陵，不數月遂遭大故也。知必爲本年（按指隆安五年）而非次年者，先生以元興三年甲辰應辟爲建威 參 軍，若次年壬寅冬月丁憂，則服未闋，不容出仕也。』案 梁 說 是 也。惟先生去年省母尚在舊 居，今歲何以忽在江 陵？吳 譜 謂 因 過 女，愚 謂 或 是 歸 寧，蓋 母 孟 嘉 女，嘉 同 江 夏 郭 人 也。然

鄂與江陵雖同一州，相距尚遠。或者孟氏名冠世族，習居郡會，原籍在鄂，偶寓江陵乎？此則無可取徵，祇以存疑而已。」按梁古剛氏皆謂淵明父早世，故「悲城早世」或係「悲考早世」之誤云。

① 古人言人死魂歸蒿里，故古挽歌之第二章曰蒿里。

② 梁啓超考定淵明享年五十有六，則戊申淵明僅三十七歲，與詩中「奄出四十年」之語不合，遂謂「十」乃「九」字之誤。謂謝集中稱十二爲「二六」，十五爲「三五」，五十四爲「六九」，所在多有。此文亦以「四九」代三十六耳。古直考定淵明享年五十二歲，遂引陶樹培節先牛年誄考，異引江光述作戊午，以爲此詩當作於義熙十四年戊午。淵明時年四十三云。按梁氏之說，全憑臆斷，不足爲據。古氏引陶考，舉辭孤證，更不足爲訓。

③ 相傳古代有所謂「東戶季子」之世，其時道上雁行而不拾遺。見因樹屋引子思子。

④ 朱自清曰：「南村所在，說各不同。李贄云：『卽栗里。』又戊申遇火詩下云：『越後年徙居於南里之南村。』其南村之注，不知何據。至云『越後年』卽義熙六年庚戌（公元四一〇年），蓋亦未與。謂南村地望，則當推古譜爲可信。古譜通考淵明詩文及註傳，自義熙七年（公元四一一年）至元嘉四年（公元四二七年）凡十七年，其蹤跡皆在潯陽，因知南村當在潯陽界。」按淵明移居南村，當係暫居，詩中固亦無定居意也。

● 梁啓超曰：「此太尉卽劉裕也。裕以義熙五年九月督太尉，殷爲參軍，當是義熙六年事。」按宋書武帝紀，義熙五年九月，進督太尉，中書監，固讓。義熙七年正月，改授大將軍，揚州牧，給班劍二十人，本官悉如故。固辭。二月，天子又申前命，固辭。於是改授太尉，中書監，乃受命。是劉裕受太尉命在義熙七年也。（晉書安帝紀，稱義熙六年夏五月太尉劉裕次石頭，亦誤。）

● 梁啓超曰：「先生始無同懷兄弟，其從弟名見集中者，一敬遠，一仲德，皆先生卒，未審爲一爲二。」

● 陶淵曰：「按孫至書曰：『孟嘉以二女妻陶侃子茂之二子，一生淵明，一生敬遠。』是敬遠之母爲先生從母也。」

● 朱自清曰：「汲古閣翻宋本，莫及芝翻宋本，曾集本，李鑒『相及』句均作『相及爾』。陶注作『相及爾』。當係據明人刻本。按李鑒此句下有注云：『爾與爾義同，雙齒也。』宋語曰：『男子八歲而齒，齒音爾。』此注爲『爾』字而發，以注中『爾』字亦非常用，故牽連而及，一若所注爲『爾』字也者。明人當卽據此疑改正文。然亦思李旣謂『爾』字同義，若原文果作『相及爾』，則『相及』四字無義，其語學非不嚴。」

● 劉遠民卒年有二說：一廣弘明集（卷二七或三二）釋慧遠與釋士劉遠民等身注，

謂卒於義熙四年。二釋氏通鑑（卷三）蓮社傳本傳，佛圖統紀（卷二七）本傳，均謂卒於義熙六年。

① 謂關洛也。長安爲秦漢所都，洛陽爲四晉故都。

② 籍里李角里先生，皆南山四皓之一。角里俗作句星。

③ 當時所謂「門生」，是比僕役高一級的「跟隨」之類，和現在通稱受業弟子爲門生者不同。

④ 宋書本傳：「郭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舉還復若之。」顏傳及南史隱逸傳同。按，此僅謂「郡將」，大明言王弘，然王弘固亦郡將也。

⑤ 晉書隱逸傳及續晉陽秋。

⑥ 禮明堂位：「天子學門，」皋高適隱字。

⑦ 非即即春秋時楚國的白公勝，非姓也。諸梁即春秋時楚國的公室，白公勝作亂，殺子西，期於朝，而劫惠王，葉公子高討之，白公勝奔山自縊死。事見左傳哀公十六年。

⑧ 王了晉，衛靈公太子，好吹簫。見列仙傳。

⑨ 范隱居陶，號朱公。見史記貨殖傳。

⑩ 宋書本傳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跡復屈身異代，自念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

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但書甲子而已。」文選二十
六丑臣注：「澗明，辛丑歲七月赴桓還江陵，夜行塗口作詩，題下云：「澗明詩，晉所作皆題年
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略事二姓，故以異之。」後人對此問題，頗多爭論。吳仁傑
曰：「集中詩文於晉年號或書或否，固不一繫，卒無一字稱宋，永初以來年號者。此史氏所
以著之也。」

② 澗明初結婚，即喪偶，續娶翟氏，翟氏亦早死，但年月不可考。

③ 按，據此則澗明遭火災不止一次。

④ 二仲謂二弟，葉婦謂其妻，蕪悼妻及二弟之早亡也。一說，二仲謂高士傳之求仲、羊仲，蕪婦，老萊子之妻。

陶淵明論

從來評論陶淵明的人很多，我以為魯迅的批評最為得體。他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的一文中，說明魏晉間的一班名士，如阮籍嵇康之流，飲酒喫藥，自命曠達，因為他們生於亂世，不得已，纔有這樣的行為，並非他們的本態，他們表面上非常通脫，內心卻十分苦悶；人家說他們是破壞禮教者，實際上他們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所以阮籍嵇康一流人的態度是非常倨傲的，所作詩文也是慷慨激昂的。但是，他說：

「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他的態度是隨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尤無怨。所以現在有人稱他爲『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他的態度是不

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裏很平靜。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叩門求乞。他窮到有客來見，連鞋也沒有，那客人從家丁取鞋給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雖然如此，他卻毫不為意，還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自然狀態，實在不易模倣。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籬下採菊，偶然擡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

「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於漢末與嵇康於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但他沒有什麼慷慨激昂的表示，於是便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但陶集裏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於招人注意罷了……」

「據我的意思，即使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於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

於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於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愛，揚子爲我，墨子當然要著書，揚子就一定不著。這纔是「爲我」。因爲若做出書來給人看，便變成「爲人」了。

一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於塵世，而且於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

隄定庵集裏有三首詠陶潛的詩：

陶潛詩喜說荆柯，落日停雲可奈何！吟到恩仇心事湧，人間俠骨恐無多。

陶潛酷似臥龍豪，萬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父一分騷。

陶潛磊落性情溫，冥報因他一飯恩。堪笑少陵詩吻薄，但言朝叩富兒

門。

這便是魯迅所說的一別一種看法。」

章炳麟替他的弟子黃侃作守廬記，也講起陶淵明，他說：

靖節自知飢寒相撓，然不肯變故轍以求免……靖節沮溺之倫也。於慧遠之事佛，周續之之說禮，猶有所不滿焉。

這也是「別一種看法。」

現在我們再從陶集中找他的未能忘情於世事的證據罷。他的感士不遇賦序云：

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懷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真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已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

這不是由內心的苦悶而發出來的慷慨激昂的文辭嗎？又如詠荆軻詩云：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秦。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一作之子死知

已，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

饒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一作起

淡淡寒波生。心知去不歸，一作一去知不歸且有後。一作百世名登車何

時顯，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

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一作斯人久已沒，千載

有深情。

以弔古之懷灑傷今之淚，悲壯慷慨，大有張良博浪一擊的氣概，這難道還可
以拿「田園詩人」或「山林詩人」來概稱他嗎？朱熹說：「淵明詩人嘗說
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
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淵明既不能忘情於世事，他做潯陽隱士，是出於不得已，並不是避世。他爲着不能施展他的抱負，曾慨嘆地說：

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感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雜詩

又說：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元作形天無干戚●猛志固常在。

讀山海經。

他又常常在慨嘆年齡漸大，事業無成。他有榮木四首，其序云：

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其第四首云：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你想他所要「成」的是什麼事？所要「至」的是什麼地方？如果一切都淡

忘，那麼，他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何必這般的感慨呢？朱熹說得好：「隱者都是帶性負氣之人爲之。陶欲有爲而不能者也。」這句話真搔着了癢處。

然而淵明到了晉亡以後，看不上那欺人孤兒寡婦的新主，便立志不再出山，只想找一個「治亂不聞」的地方去躲避。他懷着這種理想，便寫出一篇桃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

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一一作於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尙士也，聞之，欣然規俗本作親，非往，未果，尋病卒。後遂無問津者。

這篇所寫的，不過是他的理想的避世的樂土。可笑後人紛紛議論：有人說，這是淵明的理想，理想的社會組織；甚至有人拿桃花源記裏所描寫的和老子所說的「至治之世」相提並論；其實這篇文章那裏談得到什麼社會組織或社會思想！至於有人說桃花源實有其地，漁夫實有其人，而記中的太守也有姓名可考，e那更附會得可笑，不值一駁了。

中國古來就有不少「假隱士」，他們借「隱士」之名而得到名譽上物質上的報酬。自從漢光武提倡所謂「氣節」以來，做隱士差不多成了智識分子的一條出路。光武帝為褒獎隱士周黨，曾下詔書說：「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食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二十四匹。」像這種「名利雙收」的隱士，何樂而不為呢？還有一個嚴子陵，也是以「隱士」而留名千古的。然而他曾到過「首都」的洛陽，並且以同學的資格，曾和光武一起睡覺；據說他在睡夢中把腳擱在光武帝的肚子上，明天便有太史入奏，說什麼「客星犯帝座。」這種把戲，用現代眼光來看，真愚蠢得可以。試問皇帝和舊時的同學睡在一起，那同學的腳偶爾擱在皇帝的肚子上，為什麼居然能上應天象？實際上，皇帝需要有一「隱士」來做「明王聖主」的點綴品，就有聰敏的智識分子借此來博一個「名利雙收」。他們名義上是隱士，實際比在朝裏做官的要舒服得多。

然而陶淵明卻不是這一流的隱士。他做隱士的時候窮困得連鞋子都沒有，開不出伙食是尋常事。他既沒有資格把腳伸到皇帝的肚子上，更不會得到皇帝四匹的賜帛。他雖然做隱士，是出於不得已，所謂「有志不獲聘」。所以他雖然「拂衣歸田里」，而「猛志固尚在」的。同時他知道要做人就離不了衣食二件事。所以他說，「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歲九月申於西田獲早稻一首又說，「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酬劉柴桑他是躬耕糊口，自食其力，並不是坐着等人家來「賜帛」。他雖然處境窮困，甚於「三旬九遇食」，擬古詩但餓到沒有辦法的時候，情願向人家去敲門討飯喫，決不自命清高，挺着肚子，咬緊牙齒挨餓。所以淵明是隱士，然而和一切沽名釣譽的假隱士不同。梁啓超說他自祭文中的「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是他的人格的總贊。古來多少隱士，具有這種人格的有幾個呢？

朱熹說淵明是「欲有爲而不能者」，這句話雖然說的對，還只道着了

一半。因為淵明不僅是「欲有爲而不爲」，同時還是一個「有所不爲」的。這一層章炳麟是看到了的。我們要知道淵明完全是儒家本色，他的飲酒詩第十六章云：

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

又末章云：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

這裏他說明了自己的立場之外，同時還譏諷那些「談玄」的人物，說他們「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儒家本來有三種態度：一種是「中道」，一種是「狂」，一種是「狷」。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淵明正是一個「有所不爲」的「狷者」。所以像斐自

珍把他比之於高臥隆中的諸葛亮，比之以憂愁幽思的屈大夫，都不很確切。比之以長沮桀溺，其庶幾乎他自己也嘗以長沮桀溺自比，例如「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西田龜早稻。

濶明的不可及處，在一個「真」字。他要做官就做官，他老實告訴我們，他的做彭澤令，是因為「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所以特地去「求」來的。他要歸隱就歸隱，不說什麼牢騷話。他怕死，便老實說，「世短意恆多，斯人樂久生。」九月九日。臨終時還慨嘆地說，「人生實難，死如之何！」他有時覺得人生短促，身後的名譽是空的，樂得渴渴酒，快活一世，便老實說，「人生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丑歲九月九日。又說，「且擬今朝樂，明日復何求。」游斜川。又說，「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怨詩差調示龐主簿鄧治中。然而他也知道人生終難免一死，怕也無益，墜廢享樂，終不是正當的人生態度，於是他說，「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

無復獨多慮。神釋又說：「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詠贊士他高興的時
候，居然還會談情哩！我們試讀他的「閑情賦」：

夫何瓊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羣？表傾城之豔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
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曦之易
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寢朱幃而正坐，汎清
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紛。瞬美目以流盼，含言笑而不
分。曲調將半，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
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
之爲譽，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
願在衣而爲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
而爲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爲澤，
刷玄髮於頰眉；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爲黛，隨瞻視

以閒揚；悲脂粉之尙鮮，或取毀于華妝。願在莞而爲席，安弱體於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牀前。願在晝而爲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夜而爲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願在竹而爲扇，含淒颯於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願衿袖以緜邈。願在木而爲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而哀來，終推我而輟音。

考所願而必達，徒契契以苦心。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於南林。栖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陰。儻行行之有觀，交欣懼於中襟。迄寂寞而無見，獨悵想以空尋。斂輕裾以復岑，瞻夕陽而流歎。步徒倚以忘趣，色慘悽而矜顏。葉雙雙以去條，氣悽悽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殫。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飄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楫，營綠崖而無攀。

于時畢昂益軒，北風淒淒，惘惘不寐，衆念徘徊。起攝帶以伺晨，繁霜燦於素階。雞斂翅而未鳴，笛流遠以清哀。始妙密以開和，終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一作行雲逝而不我留，時亦奄冉而就過。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祛

累，寄弱志于歸波。尤蔓草之爲會，誦邵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息遙情于八遐。

可笑昭明太子擺出一副道學面孔，說什麼「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蘇軾便呵斥道，「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其實「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也，一淵明並不是寒泉枯木般的入定老僧，他心有所動，便毫無諱飾地寫了出來，這正是他的真率處，正是他的偉大處。說他這篇賦是「白璧微瑕」固然是「小兒強作解事」，一定要拿什麼「國風好色而不淫」來替

他辯護，也大可不必。

總之，陶淵明是一個性情溫厚而又很真率的人。他雖然生在玄學佛學極盛時代，然而還保持着儒者的本色。他雖然外表很和平而內心卻包含着「一腔熱情」。劉大白說他「不是英雄，不是豪傑，不是聖人，不是賢者，不是忠臣，不是節士，不是名士，不是狂生，不是高人，不是隱者，不是厭世者，不是玩世者，不是戀世者，只是一個極平常的人」。然而他的不可及處，他的偉大處，正在「極平常」這一點上。

世間只有極平常的人，極平常的詩，極平常的文，是最難做到，最難找到，最難學到。而我們的陶淵明，人是極平常的，詩文也是極平常的；正惟其極平常，所以又極可貴。他的詩文正和他的人格一樣，沒有什麼矯揉造作，沒有什麼鋪張揚厲，不雕琢，不修飾，不摹擬，不堆砌，和平蘊藉之中包含着「一腔熱情」，既不同於漢末魏初的所謂「清峻，通脫，華麗，壯大」，也不同於魏晉之間的

慷慨激昂。像這樣極平常的詩文，豈是後人所能摹擬得到的！

唐朝的王維、韋應物、儲光羲、柳宗元、孟浩然、白居易諸人和宋朝的王安石、蘇軾、黃庭堅諸人，後人都說他們的詩近乎陶淵明，尤其是蘇軾、陶集裏的詩他差不多每首都和作。然而他們只能學像了一部分。近人何聯奎著陶淵明之文學一文，其論淵明文學與後世文學之影響，參酌前人論斷，而作結論說：「王（維）則善描山水，宗陶而得其清腴者也；孟（浩然）則遇景入詠，宗陶而得其閒遠者也；儲（光羲）則簡朴率真，宗陶而得其澹朴者也；韋（應物）則開淡清遠，宗陶而得其沖粹者也；柳（宗元）則雄深雅健，宗陶而得其峻潔者也；白（居易）則恬靜閒適，宗陶而得其沖灑者也；蘇（軾）詩自然流露，神韻沖簡，得之於陶者獨深，然蘇又好禪理，往往雜以入詩，其受李白之影響，亦參半也。其他如王（安石）、黃（庭堅）之流，雖略受陶詩影響，然亦皆就其性之所近，而各得其偏焉。」試思以極平常的人，極平常的詩文，而後人勉力學之，只能得其

一偏，其偉大爲何如？

(注) ● 陶集本作「形天舞干戚」，宋曾敏取山海經校勘，始知係「利天舞干戚」之誤。茲

云，「余嘗評陶公詩，造語平淡，而寓意深遠，外若枯槁中，數語，真詩人之冠冕也，平生勵

愛此作，每以世無善本爲恨。因閱魏山海經詩，其間一篇云，「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疑上下文義不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利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

知此自是「利天舞干戚」，故與「猛志固常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畫相混，無足怪

者。」周必大跋邵康節手書詩云：「宣和末，陶漢曾竊謂陶本，山海經詩，形天舞干戚

當作利天舞干戚，某初喜其探證甚明，已而再味本詩，專詠卷父事，次轉亦專詠精衛，本不

當旁及他獸，今觀康節，只從舊本，則結首未可懸。朱熹跋曾，遂以康節手寫陶詩爲實

本。其他如洪邁、王應麟等，皆從曹說，清人有主張應作「形天舞干戚」者。廷杖香壁漫

鈔云，「陶靖節讀山海經，其一篇云，「形天無干戚，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貫。按山

海經有「形天獸名，口銜干戚而舞」云云。」亦有主張應作「形天舞干戚」者。沈德潛舉

軒筆記云，「曾謂「無干戚」爲「舞干戚」之誤，其說善矣。惟謂「形天」當作「利天」，

五字皆誤，則又不然。山海經利天本當作形天天，調爲殘，即淮南地形訓所謂「形殘之尸」。

古刑形二字，率相通假，見於漢書者不一而足，天與天乃字形相近而誤……細譯詩義，

形已瘦而猶舞千戚，故曰「靈志固常在」也。桂題亦謂當作「形天」見札模卷七「形天」條。然亦有主張應仍作「形天無千歲」者。吳時泰陶集注引汪洪度曰：謂「曾氏以一己臆見，非確據舊時佳本，流傳至今，不辨詞費。詳「形天」句，乃一篇點睛處，上下義未嘗不貫。填海須待千歲也，「志在」與「形天」應，「故」字又與「無」字應，換入「刑天」，則二句爲不了語，第四句爲無根據也。若以舞千戚爲猛，而衝木填海者，其猛何如？「化去」即承「形天」，「征鼓在吾心」，因形天故也。「良辰詎可得」，暗與「無千歲」應。至「向物」不敢爲之解，然必謂「精衛」與「刑天」爲同，亦屬牽合。「近人」了編保亦傳汪改，依編者意見，以作「形天無千歲」最爲確實。

●桃花源本爲一種理想境界，而後人必欲求其地以實之，如明一統志云：「桃源在府城（常德府）西八十里……以其地有桃花源故名。」又鮑聖武陞記云：「武陵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尋水號曰桃花源，故陶潛有桃花源記。」通志略引順州圖經云：「桃花山在武陵縣南三十里烏頭都南，即桃源洞，爲秦人避亂處。」岷此之記載甚多，不備錄。按此皆後人附會，與廬山之有上京古跡同也。至有謂武陵傭人爲黃道真（見朝一統志，康熙桃源縣志，道光桃源縣志，光緒桃源縣志）太守爲劉歆（見搜神後記及武陵記）則更屬不根矣。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夜脫稿於上海寓次。

附錄一 陶集讀法

陶淵明四言詩，今存九首：

停雲一首，并敘

時運一首，并敘

榮木一首，并敘

贈長沙公族祖一首，并敘

酬丁柴桑一首，

答龐參軍一首，并敘

勸農一首，

命子一首，

歸鳥一首。

五言詩今存四十六題，一百十三首：

形影神三首，并敘

九日閒居一首，并敘

歸園田居五首，

遊斜川一首，并敘

示周結之祖企謝景夷三郎一首，

乞食一首，

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一首，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一首，

答龐參軍一首，并敘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一首，

連雨獨飲一首，

移居二首，

和劉柴桑一首，

酬劉柴桑一首，

和劉主簿二首，

於王撫軍座送客一首，

與殷晉安別一首，并敘

贈羊長史一首，并敘

歲暮和張常侍一首，

和胡西曹示顯賊曹一首，

悲從弟仲德一首，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一首，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一首，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

癸卯歲十二月作與從弟敬遠一首，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郡經錢溪一首，

還舊居一首，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一首，

己酉歲九月九日一首，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一首，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穫一首，

飲酒二十首，并敘

止酒一首，

述酒一首，

賣子一首，

有會而作一首，并敘

蜡日一首，

擬古九首，

雜詩十一首，

詠貧士七首，

詠二疏一首，

詠三良一首，

詠荆軻一首，

讀山海經十三首，

挽歌三首。

各本陶集歸園田居第五首後，附有「種苗在東皋……」一首，昭明文

選題爲江淹作，後人誤編入陶集的。又有問來使一首，前人也斷定不是陶淵明的作品，而誤入陶集者。又四時一首，只四句，一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係顧凱之的作品，而誤入陶集者。又雜詩十二首末，有一嬌媚松標崖……一首，似詠齊梁間盛行變童事，風韻語氣，都不類陶作，恐係後人所作，而誤入陶集者。又桃花源記後附詩一首，頗近蛇足，曰人橋川時，雄斷爲後人。一脫化陶句，補綴以成者，一頗有見地。又各本陶集載有聯句一首，爲淵明與情之循之聯句之作，情之循之的姓名都不可考，標明淵明所作的詩句也很少風趣，頗有可疑處。因此陶集中的五言詩確係陶作絕無疑義的，只有前列的四十六題，一百十三首。

陶淵明的辭賦文，共存十篇：

歸去來辭，

感士不遇賦，并敘

閨情賦，并錄

五柳先生傳，并錄

桃花源記，

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并贊

與子儼等疏，

祭程氏妹文，

祭仲弟敬遠文，

自祭文。

又昭明太子所作陶淵明傳，記淵明做彭澤令時，送一僕人給他的兒子，附去一封信說：「汝且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雖寥寥數句，卻是絕妙的書札，應編入陶集，然而前人多忽略了。

此外有讀史述九章，扇上畫贊，尚長禽慶贊，均見於藝文類聚。人部卷三六
後人編入陶集，然和陶作不類，頗可疑，止多只能作為陶集的附錄。

又有五孝傳，聖賢羣輔錄，相傳為淵明所作，後人編入陶集，然文格不類。晉宋間人，四庫全書提要已斷定為後人偽託，把它刪除了。在陶集以外，有搜神後記一書，也依託為淵明所作，其謬妄更不待辨說了。

我們讀陶集，第一先要把那些假作品刪掉。第二要選擇版本。按陶集版本甚多，注陶集的也不少。據編者的意見，當以安化陶澍的集注本最為完備。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即據集注本校印。近人所注陶詩，據編者所見，以丁福保氏的

陶淵明詩箋注古直的陶靖節詩箋較佳，丁箋印刷不甚精美，陶箋較為古雅。陶集版本既多，文字頗有異同，例如「形天無千歲」句，一語之說，百年聚訟，又如桃花源記「欣然規往」句，後人誤作「欣然親往」，一字之說，幾乎點金成鐵。我們應詳加校勘，不可以說傳說。但是，欣賞文藝和考證歷史不

同，以說傳說固不可為訓，若爲了什麼「刑天」「形天」而斷斷爭辯，爲了「上京」二字定要考證出上京是廬山的古蹟，也大可不必。陶淵明主張讀書不求甚解，正是那些喜歡做不必要的考證功夫而忽略了全書的精神所在的人的一服清涼散。

陶淵明詩篇前面的小敘，多很自然，很瀟灑，是六朝小品文的上乘，較之晚明的小品文有上下牀之別，讀陶集的，不可把它忽略了。

附錄二 參攷書目

靖節先生集

中華書局據安化陶氏集注本校印

文選（五臣注）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

文選（李善注）

世界書局影印本

晉書

開明書店二十五史本

宋書

開明書店二十五史本

南史

開明書店二十五史本

- 東晉方輿年表 (萬斯同撰)
開明書店二十五史補編本
- 東晉方輿年表 (吳廷燮撰)
開明書店二十五史補編本
- 陶淵明 (梁啟超撰)
商務印書館國學小叢書本
- 陶淵明詩 (傅東華撰)
商務印書館學生國學叢書本
- 陶靖節年譜定本 (古直撰)
曆冰堂做宋活字本
- 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 (朱自清撰)
清華學報九卷三期單行本
- 廬山志 (吳宗慈等編)
通行本
- 大雲山房文編 (惲敬撰)
木刻本
- 而已集 (魯迅撰)
北新書局鉛印本
- 中國文學史 劉大白撰
開明書店鉛印本
- 中國詩史 (陸侃如等撰)
開明書店鉛印本
- 國學月報彙刻第一集 (北京達學社)
橫社鉛印本
- 陶集版本源流考 (楊川時撰)
文字同盟社鉛印本